

大跃进英雄傳



剛毅的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大跃进英雄传 •

刚毅的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前 言

去冬今春，辽宁省象全国各地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劳动人民个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天的干劲，改造自然、发明创造。这期间涌现了无数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模范事迹。为了使这些人物、事迹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它促使先进者更加先进，落后者赶上先进。今春在辽阳地区的文化跃进大会上，我们提出了编辑大跃进英雄传的倡议。这倡议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立即变成行动——编写、集稿。

集稿中，我们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和基层组织，努力做了些工作，但也遇到一些问题。有些人说：“我们的文化低，又不是作家，怎能写文章、编书呢？”也有人强调工作、生产太忙，说挤不出时间来，不能搞，等等。究其实，这就是个迷信的问题。不是作家就不能写文章、编书吗？不是的。新民县的行动，就给这种迷信思想以有力的驳斥。他们首先是县委重视，采取重点访、写，普遍约稿的办法，不仅要写文章，而且要十天编成书。由于他们有这种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果然以十天工夫征集到四十篇稿件，从中选编成“柳河两岸变了样”一书。这就说明，写文章、编书不仅新民县能做，其他县能做，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能做。因为新民县写文章、编书的同志也还都不是作家、“才子”。

迷信必須破除！

如今各地正在繼續行動，我們希望：能動筆的就動筆寫；暫時還不能動筆的也可口述，求別人代寫。要寫自己，也要寫別人。只要我們都能將自己和周圍所出現的先進人物、事迹忠實的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文章。事實證明，只有親身參加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者，才真正有能力寫下這偉大的史詩。因為我們是勞動者，是文化的主人。

遼寧大躍進英雄傳的出版，是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它不僅鼓舞我們更有信心地完成或超額完成躍進規劃，也是我省廣大工农群眾文化革命的一個行動。我們要大胆地寫、積極地寫。把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業績記錄下來，用以教育自己、教育大家，把這種精神力量變成物質力量，使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遼寧省文化局副局長 王·力·明

一九五八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剛毅的人	常遇春 (1)
讓青春大放光彩	刘德、焦平 (8)
养猪姑娘赵爱义	焦平 (15)



剛毅的人

常遇春

你到拉古哨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打听，沒有不知道辛洪山同志的。連剛上学的小学生都会竖起大拇指头，說他是个

剛强的同志。

辛洪山的身材不高，黑瘦的臉盘，一双大眼睛、黑眉毛。待人很和藹，不笑不說話。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謙虛而又剛毅的人。

他是二等甲級殘廢軍人。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朝鮮东綫黑山战役中，为了堵击美李匪帮的猖狂进攻，被敌人打断了左胳膊，从此，他不得不結束了部队的战斗生活。

一九五二年三月，在普兰店陸軍荣校学习快結业的时候，党号召荣軍到农业战綫上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当时有的同志說：

“咱們才不到老山沟去遭那个罪呢！还是到机关找点事干，又不受累又干淨。”

有的同志也随着說：

“咱們缺胳膊少腿的能干啥！就是什么也不干，政府还不得

供吃供穿哪！”

辛洪山同志可不这样想，他想：

“我是个共产党员，能够坐享其成吗？虽然我的身体残废了，可是我的思想没有残废，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争取为党多做工作。”

于是，他第一个响应了党的号召，回到了拉古哨。

二

一九五二年四月，辛洪山扛着行李卷，坐着‘槽盆’（小船），回到这个三面是水的老古砬子。他一面走着一面想：现在成了残废，没法再到战场给人民立功。可是，也决不能给人民添麻烦，一定要自力更生，争取在生产中立功。

到家不久，老辛拿着小锄头，上了山坡。

他蹲在地上，用仅有的一只手握着小锄头，吃力地锄着野草，干了一会儿，就觉得腰酸腿麻，有点迈不动步了，但是，他仍然很固执地继续锄着，自己鼓励着自己：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锻炼锻炼就好了。”

头顶上的太阳象火似的，烤得他顺脸淌汗，浑身象水洗的一样，衣服都湿透了，腰腿疼得实在难受。他想直直腰，刚一站起来，就觉得眼前一阵黑，直冒金星，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没跌倒。他用衣服揩了一下脸，往四下看了看，刚锄完三、四条垄。他大喘一口气心里想着：

“用小锄头耕地太慢，光挨累，无论如何也得学会用大锄头。”

吃完晌饭，他拿了个大锄头，去锄那块没锄完的地。他用左边的半截胳膊夹住锄杠的顶头，右手紧握着锄杠中部，拙笨地锄



了几下，不行，夹得太死，锄杠不能随着右手来回活动，怎能锄下草呢！用一只手锄，又使不上劲。还得用半截胳膊夹着，要和右手配合好，让锄杠在膈肢窝来回活动，这样试了几下，他很满意。于是，他笨手笨脚地干起来。

锄了一阵之后，觉得膈肢窝被锄杠磨的有些火辣辣地发疼，可是，他连看也没看，仍然顽强地干着，不大一会，就把这片地锄完了。他高兴地直起腰来，揩了揩汗水说：

“哈哈，这回算找着窍门了！锄杠短一点，回家换个长的。”

太阳落山了，山沟里很快就黑得啥也看不见了，一阵阵晚风，把平静的河水掀起了波浪。老辛扛着锄头，顺着弯曲的小路一歪一斜地往回走着。

“下地啦，能干得了吗？”迎面走来的人问他。

“行啊，练习干一阵就好了。”

他一迈进家门，才觉出那只还夹着弹片的左腿，又酸又

疼，左胳膊窩也象火燒似的疼得厉害，脫下上衣，借着燈光一看，胳膊窩磨得通紅。

他愛人在一旁說：“不會多歇幾氣，非得拚命地干！”

“這算啥，朝鮮前綫比這艱苦多了。”

三

蚕蛹變成蛾子的时候，老辛擱下鋤頭，就去放秋蚕。

伏天的太陽，都能把人烤出油來，連一點風也沒有，寬大的柞樹葉無力地往下搭拉着，一動不動。山坡上除了一人多高的柞樹之外沒有一棵可以遮蔭涼的大樹。老辛渾身上下象水澆過一樣，豆粒大的汗珠子順臉直淌。他看了看直淌血的手指頭，低聲罵着：“簡直是個廢物，連根柞樹條都剪不動！”他用袖筒揩了揩臉：“我非治服你不可！”又伸出右手，繼續破“小蟻子”。

破“小蟻子”並不是什麼重活，可是對老辛這樣殘廢人來說這的確是個困難。因為必須用他這一只手做出兩只手的活計。他用無名指和小指夾住一根柞樹條，然後用其餘三個手指頭把剪子張開，狠勁剪了一下，沒剪斷，又狠勁剪了兩、三下，才把它剪斷了。可是這時手指已經被樹枝刮破了。他連看也不看又去剪另一枝，手一碰樹條子，就疼得打顫。他低聲罵了一句：

“媽的，手也不听使喚了！”

這時，忽听有人在背後喊他：

“哎呀，我的老辛同志，你可別干了！”他回頭一看是組長。
“你的那隻手，都刮得血糊糊的了，快回去休息吧！你餓什麼，我一定幫你解決。”

老辛一听，連忙笑着回答：

“我的好组长，我什么也不缺，就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该奉献出我的一切，这点艰苦和红军过雪山草地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组长听了他的话又是感动，又是心痛，他说：不管你怎么说，我看也得慢慢来，你还是休息休息吧。说着他走过来就夺他手里的剪子。老辛急忙往后一闪说：

“你看，我都快破完了，你快忙你的活计去吧。”

实际，他连一半也没干出来。组长知道老辛的倔强劲儿：他要是干一件事，总是有始有终，不管多么困难，说什么也得想法完成。因此，组长也不好太勉强，只得嘱咐说：“干一会儿就歇歇，别老顶着。”

困难、艰苦，就是害怕刚强的人，老辛终于学会用一只手破“小蟊子”了。

秋后，他一共摘了一百二十千的大茧。一般四肢俱全的健康人，也就是摘百十来千。

从此，辛洪山的事，在全乡传开了，一提起老辛，都竖起大拇指头说：真不愧是共产党员！

一九五五年，拉古哨成立高级农业社的时候，社员一致拥护老辛当社主任。他对大家解释说：

“我十分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实在是有困难，咱们老古砬子的交通太不方便，一出门口就得坐船，我一只手怎能摆弄船呢？”

大家哪里肯答应，说什么也要选他当主任。于是，他只好向区委提出请求。区委考虑到他的具体困难，才答应了他的请求，经过向社员反复解释，最后选他当了老古砬子生产队长。

四

老辛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他就象是鋼鐵打成的人一样，不論是多么大的困难事，經他手一干，很快就解决了。这次社会主义大跃进，老辛的干劲鼓的更足了。

为了迎接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丰收，社里根据乡党委的指示，召集社、队干部开会，研究决定：今年平均每亩地要上二十車粪。

老辛召集全队社員开会贯彻乡、社这一指示的时候，有些社員思想不通，強調說：“山沟里粪源少，人力又不足，达不到要求。”

說实在的，是有点怕困难。挺老高的大山岭，一上一下就有十来里路，山岭上曲曲弯弯的小路，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白天还好办，天黑以后，若是一不加小心，磕个觔斗，就得从山上滚下河里，河水深的地方有四、五十丈，就是淹不死，也难爬起来。

老辛知道，需要用实际行动來說服大家。第二天便領了几个年輕小伙子，到河沿上去挑淤泥。挑完一趟，他的臉上就挂滿了豆粒大的汗珠子，那几个小伙子，也累得大口喘气。

社員看見之后，便吵吵起来了。

有的說：“队长一只胳膊，左腿还有伤，都能克服困难，咱們不缺胳膊不少腿，就干不了？太孬包了！”

另一个接过来說：“老辛这样不怕艰苦是为了誰？还不是为了咱們合作社！咱們大家要不干，可太不象話了。”

于是，社員的劲头都鼓起了，連老头和妇女也都挑起土筐，下山到河沿去挖淤泥。

月亮爬上山頂的時候，男女社員擱下飯碗，挑起土籃又到河沿上來了。這時，老辛已經挑完兩趟了。他在山坡上喊着說：“同志們，咱們大家借着月光干哪！”

社員一聽，情緒更高了。有的婦女肩膀被扁担壓破了，仍然和男社員一樣挑起土籃吃力地向山上爬着。有人提出一直干到天亮，大家拍手贊成。當時，老辛就想：“若是一直干到天亮，老頭和婦女恐怕要頂不下來。”於是，勸他們早點回去休息。她們哪裏肯聽，大聲嚷着說：“隊長都能頂下來，我們更能頂下來了！”

大家坐在一起休息的時候，有個社員說：

“別看咱們住的分散，咱們的心可不分散。”

老辛聽見之後，馬上接着說：

“對呀！只要大家心齊，鼓足勁頭兒，社會主義建設一定早成功！”

社員們在老辛的帶動下，一連突擊了十幾天，把糞全送完了。

年老的社員在背後議論說：“辛隊長算把咱們說得心服口服。”

“可不，起初咱們還尋思完不成呢！”

“從今以後，咱們更得好好干啦！”



讓青春大放光彩

劉德、焦平

今年“五四”青年節那天，咱們寬甸縣城可熱鬧啦。中學的大操場上人山人海，彩旗飄揚，主席台上高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

五大偉人巨象，大橫額上写着：

“青年向科學技術進軍誓師大會”

下面還有兩副對聯，寫的是：

“讓青春大放光彩
讓智慧閃爍火花”

在青年們向黨報捷，登台汇报他們的獻寶經驗的時候，我們被青山溝鄉新時代社楊衛德同志的故事吸引住了。

“團委江書記，叫我講講，我是怎樣創造‘萬能除草機’和改造‘通風機’的，……這些小玩藝兒，有什麼好講的呢！……”

在這麼多人面前，登上這麼高的台子，對着麥克風講話，楊衛德顯然不大習慣，有點靦腆。

“都是青年朋友，象談心那樣，講吧，講吧！”坐在身後的江書記這樣小聲鼓勵他。他笑了一下，黧黑的胖臉似乎不象剛才那麼緊張了。他索性把那篇講稿擱到講桌上。

“那么，我就从根講起吧。”他清了一下嗓子，“小时候，我家挺穷苦，爸爸是铁匠，哥哥种庄稼，我放猪。白天，把猪赶到山坡底下，小河套边，也没大事儿，我就跟一些小朋友在一块玩儿。开始是摸鱼呀，捋沙鳖呀，摔跤呀，常常撕打起来，闹得鼻青脸肿。后来，我们改变了玩耍的方式。我们捋一些黄泥和‘猴屎泥’，捏一些小盆、小罐、小泥人，小鸡、小鸭、小猪羔；我们还会用高粱秸做一些小刀、小枪、小犁杖，小驴拉小磨；我也常常学爸爸怎样拉风匣，怎样把铁块放在炉火上烧红，再用锤子打成锄头和镰刀。总之，那时我们玩的很有意思，有时连饭都忘吃啦……”

天空沒有一絲云彩，日头热辣辣的，大操场上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坐在地上，张着嘴，静悄悄地听着，心儿也随着他講的故事飞回到那美丽但又充满苦难的童年时代。

“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上学了，可是我呢，还得扯猪尾巴。有一天，我抱着妈妈闹开了：‘妈，我也要念书去！’妈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晚上你跟爸爸商量去吧。’

“吃过晚饭，我刚露点话头，爸就把眼珠子一瞪：‘不知好歹的东西，扁担上睡觉——想了个宽！这个年月，没饿死就算你命大，还想念他妈的书。哼！’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成天拚命抡大锤累的，爸爸一头倒在一堆破行李上，眼珠子通红，湿漉漉的。我扑到妈的怀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妈紧紧地搂着我，也直抹眼泪……”

广场上静悄悄的，能够听到千百颗心房的跳动。忽然，吹来一股凉快的小风，那鲜红的金星团旗和五光十色的彩旗，也跟着轻轻地哗啦哗啦地舞动起来。

“后来，我就不放猪了，天天跟着哥哥种地。青山沟那地方，

誰都知道，山地多，平地少，夏天鏟地，別扭透啦！一個人掄個小鋤頭，撓抓半天，也鋤不了腓大一塊。那時候，我就幻想着：‘能弄個寶貝嘛，可不錯！只要你往地裡一放，它就能刷刷地把草鋤掉了，把地翻松了！’可是，我老也沒找到這件寶貝。……

“解放後，我家分了房子，分了地，日子好過了。我十七歲那年，兩位老人才把我送到青山溝小學去念書。我樂壞了，真象小豬得着黑豆團兒，成天捧着書本不放鬆。

“上了高小，課程就多啦，我最喜歡的還是那門自然課。那兒邊淨講些風、雲、雷、雨、電啦，水車、汽船、火車、飛機啦什么的。科學家真不簡單，給人類創造了多少幸福啊！這時候，我常和同學們在一塊研究，我們仿照書本上的圖表，做一些風車、水車、汽船、發電站的模型，放學後，我們就跑到雅河邊上做試驗，這些活動，使我增加了鑽研科學技術的興趣。

“自然課裡還講過蘇聯大科學家米丘林的故事，老師還介紹了他怎樣改良農作物，怎樣培植果木樹，我就和三個同學組織了一個園藝小組，在我家的園子邊上弄一塊實習園地。從此，我就更熱愛農業了。誰知高小畢業以後我竟得了一場大病，差點死了；幸亏社裡不斷照顧，老人又請了不少醫生治療，总算脫了險。這時我什麼活也不能干，成天在家養病，待不住我就拚命看書，象農業常識啦，各種果樹種植、嫁接法啦，怎樣養蜂、養兔、養蠶啦，世界上一些著名科學家介紹啦……，我大約看了一百五十多本，雖然看的不深不透，有些地方還弄不懂，但是對我却有許多啟發和鼓舞。我決心要到社裡好好干他一番。

“一九五五年，我就到我們新時代農業生產合作社裡干活了。在社裡集體干活，大家說說笑笑的，倒也熱鬧，但是，鋤一天

地，肩膀子象要掉下來似的，晚上翻個身都難受。滿山遍野的莊稼，好幾大幫人干鋤也鋤不過來。小時候要弄一件寶貝的幻想，又在我腦子裡轉轉開了。晚上睡不着覺，心裡就琢磨着：‘不論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人家都創造出來了。聽說種地、鋤地、收割的機器世界上也早就有了。不過咱這大山溝一半會還來不了，人家是人，咱也是人，都是兩條腿支個肚子，他能發明咱就不能創造嗎？’想到這裡，我就來勁了，第二天，我就在一副彎鉤犁杖的兩面釘上兩個鋤板子，套上一頭大牛一試驗，媽的，不行！連壟幫都鋤不勻，深的深，淺的淺，不是傷苗就是把草弄得象狗啃的一樣。

“這時，聽說牛毛場農業技術推廣站來了一台播種機，正好區工委叫我到區里開會，我就順便跑到站裡看看這機器到底是什麼樣。推廣站唐站長給我詳細地講解了播種機的構造和用法。那陣子，我的心裡象開了兩扇門一樣！回到社裡，我就想開了：照雙輪雙鐮犁這個架式，做個‘萬能鋤草機’，叫它山地平地都能用。但是，平地好辦，土渣地板平；山地可就麻煩了，石頭多，地塊小，壟頭短，上壟幫又寬又高，下壟幫又窄又低，……我就根據這些特點，找些木头、鐵片子，一有空就釘巴起來。說實在的，干這個卻把正經活耽誤了，社員們背後就叨咕：‘小楊成天扯些什麼吊蛋，該下地也不下地！’家裡老人支使點零活，我也哼哈地不動彈，爸爸罵我：‘都快要娶妻生子了，還沒脫去孩子皮，你哪輩子能出息啊！’後來，我也覺這樣做不太好，於是，白天就盡力干活，早晨雞不叫就起來，晚上當家裡人都睡熟了的時候，我就把一些碎鐵拿到爸爸的小爐棚裡打打碾碾，找一些廢木料砍砍釘釘。有時候把全家人都吵醒了，人家罵起來，我就假裝睡覺



了，听他们没动静啦，我又悄悄地干起来……”

有些姑娘就是怪，听到这个节骨眼上，她们就在下面唧唧嘎嘎地笑起来。卫德同志喝了一口茶，继续讲道：